

知味
葱花面

刘文方

忽然间,想起小时候妈妈做的手工葱花汤面条来。想起它,就想起了乡下的味道,想起它,就想起了浓浓的乡情,想起它,就想起了那段艰苦而又难忘的岁月,想起它,一股挥之不去的乡愁涤荡着三魂七魄,让人久久难以平静。

在河南农村乡下,晚上喝汤面条,几乎是约定俗成的规矩。晚饭后,人们见面问候的第一句话吃饭了没有,原话就是你喝汤了嘛?傍晚时分,家家户户的家庭主妇从自家小菜园里摘两棵水灵灵、脆生生的小葱,回家淘洗干净,用菜刀切成小段状或者斜丝状放进碗里,撒上盐,用一双筷子从小油瓶里蘸一下,滴几滴小石头磨磨出的芝麻香油到碗里腌葱花。之后,拿着葫芦锯成的瓢空来一瓢石磨面,倒进白洋瓷盆里,均匀地撒水上,用手把面揉成块状,在大案板上撒上点面或玉米面当面粉,把块状的面团团在撒过面粉的大擀杖上,双手用力在案板上擀了起来。各家各户土坯墙垒起来的厨房内,大擀杖擀面条的声音此起彼伏,构成了乡村傍晚特有的声调。等到擀到厚薄适宜,面饼瓷实劲道之时,抽出擀杖,把面饼叠成几折,拿起菜刀“咯噔、咯噔”地切成宽窄适中的面条,用手拿起切面饼时留下的一小截面条头,提起来抖撒开,撒上点面粉,放到用高粱秆顶端结穗子处的秸秆做成的锅箅之上备用。有人这时已经把地锅里添上了水,在灶膛里放进了柴草,开始烧火了。几缕炊烟过后,地锅里就唱起了欢快的歌。烟雾缭绕中,手脚麻利的妈妈或者慈祥的奶奶端起锅箅,另一只手匀实地把面条倒进去锅里,等到水把面条顶起的时候,拿筷子把面条搅开,稍等片刻,把腌制好的葱花倒进锅内,一锅香喷喷的手工汤面条便做好了。

在一阵老大、老二、娃他爹的叫声中,晚上喝汤的时刻到了。离家老远,那股子香味就直钻进人们的鼻孔,让人不由得加快了回家的步伐。一家子有老人家的或有劳力干活的通常要盛第一碗,然后依次类推,做面条的往往就排到了最后,盛上一碗稀汤寡水的面条,啜溜啜溜地喝了起来。在那些日子,晚上喝白面条也不是天天有的事。最初,还是用黄豆面或者红薯面做成的面条。清楚地记得,那时候,喝碗白面做成的葱花面条就是家中有病号和人过生日时烧的“小汤”(开小灶),平常那可是奢侈的饭呢!所以,吃饭时,孩子们总是想抢着用那个腌制葱花的碗盛饭,以享用更多的滋味。

慢慢地日子好过了,手擀面条成了家常便饭,并且吃上了鸡蛋面、肉丝面等。渐渐地纯手工葱花面被人手擀的面条机轧制的面条所代替。没过几年,家家的面条机改造成了电动的机器,慢慢地,这些都成了家里的老古董。

现在,晚上还吃着花样吃面条,但再也找不回记忆中故乡那大擀杖擀面条的情景,更寻不到那几根青葱,几滴小磨油热腾腾、香喷喷的味道来……

我与改革开放40年

通信方式变迁亲历记

王卫斌

孙中山先生考察欧美社会进化的事实,得出结论:“是要把电车、火车、轮船以及一切邮政、电政、交通的大事业都由政府办理,用政府的大力量去办理那些大事业,然后运输才能很迅速,交通才能很灵便。”新中国成立后,党和政府效仿苏联式的新生活标准,浅显直白地提出了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的具体奋斗目标,激发起了一代中国人冲天的斗志和干劲。然而事与愿违,时至改革开放之初,我国通信事业总体落后的状况并无根本改观,有限的通信资源只偏重于为党政军服务,普通百姓使用乃至拥有电话仍然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。

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,远距离的联系主要还得依靠写信,某些重要信息甚至需要专人徒步去传递。我清楚地记得外婆去世时,报丧人不远万里,风尘仆仆赶来我家的情景,本人也曾翻山越岭帮别人捎过口信。1980年我们村从邻村脱离独立,分配到了一部手摇式固定电话机,引得一村男女老少上千人口奔走相告,叹为观止。在社办企业跑业务、被公认见过世面的堂叔摆弄了半天,总算跟外界通上了几句话,但那时一般村民不识字如洗、耳目闭塞,不仅往外投寄,企图通过写作改变命运。恰巧

1986年,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,繁忙的劳作之余,一边参加师院的中文函授学习,一边尝试写稿投稿。我通宵达旦点着煤油灯“爬格子”,隔三岔五跑到两公里外的邮票代售点去投寄,企图通过写作改变命运。恰巧那段时间我的母校发生了某同学涉嫌跟台湾通密信的事件,有不好好奇之徒暗中竟把我给“检举揭发”了,气得母亲哭哭啼啼逢人就诉苦,大哥大使用乃至拥有电话仍然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。

为了生计,我被迫单枪匹马远离家乡外出打工,一干就是数年。精神苦闷至极,索性又在一家打工杂志上刊登了一则交友启事,企图凭借媒体的力量给自己带来桃花好运。刚开始,果然有大量芳函玉照雪片般纷至沓来,令我挑三拣四、飘飘欲仙。谁知书信往来缓不济急,打工族又大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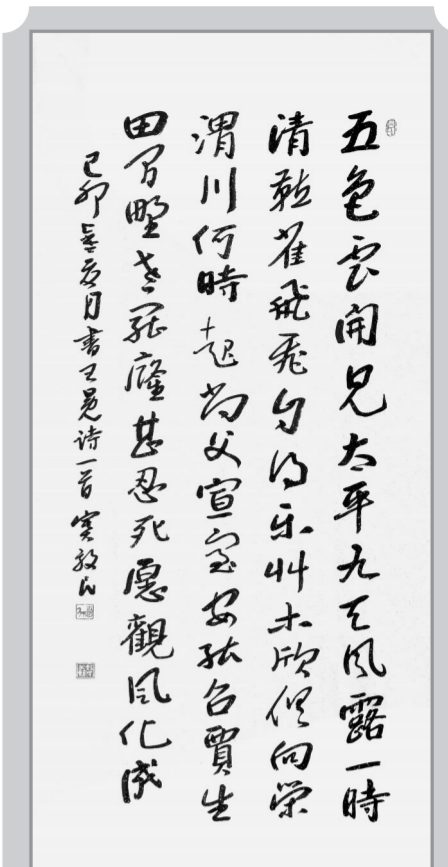
居无定所,原来的通信地址一旦变更,彼此就会从对方的视线中永远消失。眼看着来信回信越来越少,当最后一个铁杆笔友处于失联状态时,我着急就给她发了一封只有一个字的电报——“盼”,结果却“盼”来了老家一封“母病危,速回”的加急电报。

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,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,社会上对通信的需求和要求齐高共长、节节攀升。邮政部门采用了收取初装费、提高资费过渡办法集纳资金,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大规模的电话网建设,公用电话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,农村中破天荒出现了家庭电话。堂叔从社办企业下岗后,在圩场上创办了一间信息服务部,专门提供收费拨打和接听电话服务。由于固定电话存在着诸多局限性和弊端,“BB机”“大哥大”“小灵通”、手机和电脑又先后应运而生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跟不上的人必将成为落伍者,必将被历史所淘汰。新事物以一种无可比拟的优势迅速取代旧事物,对传统的通信方式

构成了巨大的冲击,曾经一度让我这个“科盲”“功能性文盲”真心动惧,茫然不知所措。在外打工期间,我有幸捡到一只价格昂贵的“大哥大”,但因担心被失主遥控引爆,或被公安定位捉拿,随手就扔进了垃圾堆。我还心血来潮上过一次网吧,可笑竟连开机都不会,又不好意思向网管求助。直到2005年,我硬着头皮买了一只波导手机和一台联想电脑,陡然又增加了精神负担,租住了几个地方总觉得不安全,最后只好辞职带回了老家。

就这样,改革开放40年间,通信技术日新月异,通信成本一降再降,通信工具的功能越来越完善,使用起来越来越简便,神话传说中的“千里眼”“顺风耳”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,过去只供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,无数普通人的命运由此发生逆转。如今,堂叔的信息部早已荡然无存,他改行做电商发了大财,开上了宝马,住进了豪宅。我也被时代大潮裹挟着,借助“傻瓜式”的通信工具和多种多样的通信方式,干了许多以前想干而干不了的事,圆了年少时久违的梦,完成了从农民工到所谓专业作家的角色转换。



九五风露一时清(书法) 吴效民

百姓记事

记得你生日的人

许锋

在妻子生日临近的时候,她自己已经有了一些“小动作”,网购了两件能够自己发热的内衣,“一件给你的女儿”,“一件给你的老婆”,都与我有关系,也都与我无关。其实,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,购物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常态,与纪念日无关或关系不大。

我提议给她过一个生日。订一个蛋糕,或者让我的母亲给她做一碗长寿面。她没有同意。她说老人家都没有过生日,我们过什么?一句话,勾起我的回忆。

孩子的生日,母亲记得最清楚。小时候,每到我生日时,母亲要么给我下一碗长寿面,要么给我煮两个红鸡蛋。总之,平时吃得好。母亲没有给我买过蛋糕,我们生活在小城,那时候没有那个物质条件,也不时兴。我后来参加工作,离开家乡,工作一忙,忘了生日,母亲总会打电话提醒。母亲记的却是农历的日子,而我,只记得身份证上的日子,是阳历。

而长久以来,我忽略了不该忽略的——孩子的生日,是母亲的难日,在这个日子里,我们最应该向母亲表达敬意与谢意。

人是高等级生命。只是,人生之初,母亲遭难;人之幼小,3年不离母亲之怀。没有母亲的哺育与照料,人活不下来。而那些小猫小狗,智商远不如人的低等级生命,它们一出生,很快就有了自理能力,能够捕食,能够独立生存。这应该是造物主有意的安排,让每一个活下来的人,在生命的深处,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“履历”,履历中只有两个字:感恩。

妻子给她的母亲发了一个红包。母女之间的情结,穿越互联网,进入情感通道。我想,在她的心灵深处,这样力所能及的表达,更符合人性。

除了我之外,妻子的生日还有人记得。她的“闺蜜”,一位要好的同事,送了她一枚非常精致的琥珀吊坠。妻子的学生,合伙送了她一个能录音的橡皮卡通。妻子很开心,自己录了一句“生日快乐”,重复听,听来听去,像个孩子。

庄子言,生不足喜。对于人之生死,哲学家是豁达的。我等凡夫俗子,总是认为生比死好,好死不如赖活着。而生的每一天,除了自己喜,也要让母亲喜。世上所有的母亲,含辛茹苦一生,唯一或者首先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孩子活着,好好地活着。

在这个世上,生你的人,记得你生日的人,你要珍惜一辈子。

新书架

《双生梦》:鲁奖得主晓航科幻小说集

九天

毁灭于灾难中的离忧城,依托先进科技,重生于玻璃罩之下,成了一座洁净的智能化城市。按照功能划分为科技区、游戏区、公共服务区等。城市的改变并不止于环境,各种谋生的工作与游戏结合起来,游戏人生不再像旧世界中那样被批判,旧世界中游戏人生的赵晓川甚至被树立为新世界的精神偶像。但这座理想化的城市在发展中遇到了资金不足的现实难题,需要修改超级计算机中城市的原始设计。在此之前,需要拿到密码,才可和超级计算机对话。赵晓川被委托去寻找拥有密码的女孩。当他历经艰辛找到这个女孩时,却

发现她仅有一半的密码……

晓航是目前唯一以科幻小说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,《双生梦》是他的科幻小说集,收录了获奖篇目《师兄的透镜》,堪比阿道奇·赫胥黎《美丽新世界》的科幻寓言。晓航的科幻小说很像冯内古特和乔治·威尔斯的系列小说,胆大心细,都擅长把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,叙述得波澜起伏,异常动人。他以复杂震荡式的多学科组合方式,以想象力为基础,运用现实元素搭建一个非现实世界,在非现实世界中回指现实,进而拓展对于生命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终极意义的寻找。



米颠拜石图(国画) 贾发军

灯下漫笔

新年心语

卞卡

慰中满足,满足中自豪,已成为众多老年人的心理常态。如是在新的一年,相信老年朋友生活会更加幸福和愉快,这不是空洞期许,更不是无木之本。老年朋友能在幸福和愉快中安度晚年,既是社会的进步,亦是后生晚辈的心理平复。

二是祝福老年朋友身体更加健康。身体不但是革命的本钱,也是体现生活质量的基本要素和重要保障。有广告语说,牙齿好吃嘛嘛香。牙齿只是口腔系统的一环,纵观人的身体,各系统零部件多着呢。以牙齿为切入点,延伸出去,有一个好身体,心情自然就会好,少吃嘛嘛香,不管干什么都会觉得精气神十足。这是老年人的福啊!人一生的岁月是渐进的,天真活泼的童年,血气方刚的青年,如日中

天的壮年,历经沧桑,到了晚年,身体各零部件多有磨损,当然不能同前几个年龄段相比。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,那是曹操《龟虽寿》诗中的豪言壮语,不可当真的。到了一定年龄,承认老,服老,是一种明智,充满理性。人生易老天难老,岁月永存。人虽脆弱,但心态不能老,风物长宜放眼量,一切都要悠着点,顺其自然,无为而治,让内心溢满阳光,有一种活力在涌动。而今许多老年人坚持锻炼身体,善于养生保健,舒心而幸福地生活着,真好!在新的一年里,所有老年人能以健康过好每一天,不仅是自己的福分,更是儿女们的期盼,我在这里祝福了!

三是祝福老年朋友家庭和和睦睦,春

连载



陷,牙齿岌岌可危,随时有自行脱落的风险。但还有时,杜湘东会恍惚觉得对面坐的是姚斌彬。这对母子太相像了,从长相到性格都像,如果姚斌彬能活到老,大概也是这般模样。

几年来,时不时有通缉犯落网的新闻,有些听起来简直像传奇。比如有个悍匪改名更姓又

有时听着抱怨,杜湘东就会怀疑:这还是那个爱看席慕蓉和三毛、正脸像红苹果侧脸像吉永小百合的刘芬芳吗?还是那个能说出“可惜明天又和昨天一样”的刘芬芳吗?她当然还是,或者说,现在的刘芬芳也许才是真实的刘芬芳,但从另一个意义上,杜湘东却又无法确定地感受到刘芬芳的异常。刘芬芳抱怨得太投入了,常常抱怨到周末的晚上,就没有了和杜湘东过性生活的兴致,又或者刘芬芳虽然还愿意履行那儿女责任,但杜湘东却被她抱怨得心灰意冷,从社会性的无能进入了生物性的无能,只好放弃了和刘芬芳过性生活的机会。一个难得能挨上肉的老婆,其真实性当然大打折扣。

不知不是由于这个原因,他们几年都没怀上孩子。对于这个情况,身边的人或直接或隐晦地表示过关心。比如所长就提醒过他,系统内将来还是有可能再分一次房的,到时候有孩子的职工能够“加两分”;再比如老吴还忽悠他到医院挂个号,揣着本《大众电影》“到显微镜底下撸一

管”。刘芬芳自然也把孩子问题列为抱怨的保留项目。但杜湘东却对此不甚上心,不仅不上心,有时还暗自感到几分庆幸。说来也是,以目前的条件,有了孩子又该怎么养、在哪儿养呢?再者,没有孩子尚且如此,一旦因为孩子而疼过,天知道刘芬芳还会生出多少绵延不绝的抱怨,那样的话,杜湘东的脑袋就别想清静了,心情也别想踏实了。他现在觉得脑袋清静和心情踏实也成了是一种奢侈。

在如今,他能够获得清静与踏实的地方,只有姚斌彬家。

隔一阵子就去看看姚斌彬他妈,这个习惯居然坚持了下来。本来杜湘东以为,通报了死刑的结果,他就没必要也没脸再登门了,但把他拽回去的却是一些琐事:姚斌彬他妈还能从医院里拿出药吗?家属区统一不让生炉子了,谁给她把煤气罐扛上楼呢?邻居们忙活的越来越忙活,闲下来的越来越气儿不顺,还能找到人帮她买菜、换衣服和上厕所吗?这些琐事意义重大,假如得不到解决,姚斌彬他妈就有可能

病死、饿死、臭死。

于是杜湘东就去。去了先干活儿,俩人再说会儿话。这时也不说姚斌彬了,更不说许文革,聊的都是身边的近况。厂里也开始推行“厂内待业”和“两不找”了,厂长和书记家的窗户都被工人砸了,砸了再装,再装再砸,到最后索性不装了,全家裹了大衣散着睡。还有脑袋活络的人,不知怎么就富了起来,从郊外搬到了城里的新房。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的口音没变过,如今怎么广播里都是港台腔,哇哇哇,听取“哇”声一片。直说到太阳偏西,日光倾斜,姚斌彬他妈还在柳阴里结的水桌前坐着,一条右腿无知觉地抵着桌腿。她面色淡然,声音缓慢,眼睛里却含着一丝不知从何而来的温柔。有时杜湘东觉得,这是一个孤立于时间之外的女人,屋外的那些事儿都与她无关,也就是那个姿罢了。然而时间到底还是给这女人留下了印记:她的头发大片地灰白了,远看像野火燎过;她的皱纹愈发深刻,从眼角蔓延到了额头;她的两腿凹